

■ 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 ■

走

张 炜

向

叶兆言

刘 恒

诺

余 华

苏 童

贝

莫 言

格 非

尔

潘 军

张
炜

卷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走向诺贝尔

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

张

炜

卷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·张炜卷/张炜著. —北京:
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1.5

(走向诺贝尔)

ISBN 7-5039-2020-3

I. ①当... II. 张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801 号

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·张炜卷

著 者 张 炜

责任编辑 刘向宏

装帧设计 李颖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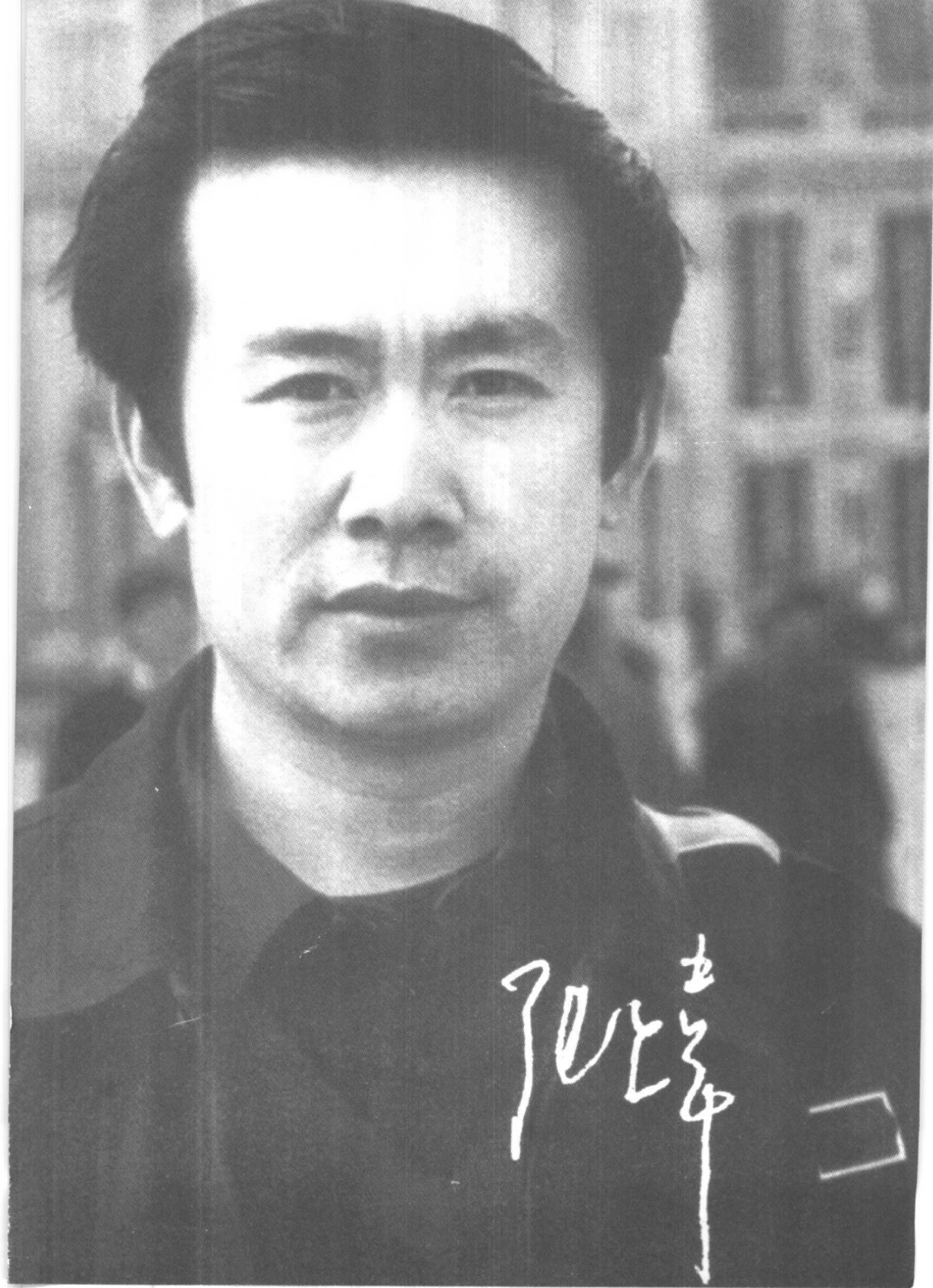
插 页 2

字 数 32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020-3/I·879
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书籍让人不安份，让人沉静，
让人幻想，让人痴迷地向往未知。
我读了很多书，其中有不少
文字作品，也有很多的指南书。
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我的中学生
活过得并不愉快。但阅读了这
些书，就使我心中充满了各种各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	自序	1
长篇小说	柏慧	5
中篇小说	远行之嘱	295
短篇小说	黑鲨洋	327
	钻玉米地	347
	下雨下雪	363
	三想	375
	梦中苦辩	392

自序

《柏慧》这部长篇小说是1994年出版的，后来又重印和再版了几次。它面世的时间由于正逢全国知识界的“新人文精神讨论”，所以似乎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文学版本而存在的。当时关于它的争执性的文章发表了不少，各种声音如在眼前。其实时间就是这样无情，好像只是一转眼，七年多的时间就快过去了。

自《古船》以来，我出版了多部长篇。它们获得的评价或高或低，实际上究竟怎样还得接受时间的考验——如果它们有接受的资格的话。但仅就在普通读者中的反响而言，《柏慧》是回声较大的一部。甚至有许多读者说：就因为看了《柏慧》，他们才开始去寻找同一作者的其它作品。

这也构成了我赞同《柏慧》再版的原因。

正因为站在了今天的艺术和精神的版图前，我更不会轻易忘记去寻找什么。我现在有更大的理由去珍视《柏慧》了。当年我在书中的忧虑和愤怒，今天正被事实一次次地证明和支持了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心里越来越清楚的就是，自己能否保持一以贯之

的批判和感动的能力，就是决定我最终能否走远的关键条件。

在一个纷纷以模仿经济强势国家为荣的时代，在一个数字和技术消融情感的时代，我们人类也仍然需要有标准，有肯定和否定，有激情，有伦理尺度，有热爱和愤慨，更有关于它们的呐喊——这一切的位置和权利。好像只是在一夜之间，搬弄“艺术”的时髦人士像害怕细菌一样，害怕起文学中所谓的“二元对立模式”。其实一个人连最基本的“二元”之勇都没有，也肯定不会有起码的正义，更不会有什么“多元”的宽容和真实。商业时代的水本来就够浑的了。

《柏慧》这样的书显然不是为一些无心的人写的。在今天，在同处于狂热追求物质的第三世界，那些仍然有感情、有“二元”的人，就是我的同志。

其实我们现在的“艺术”中，哪里还担心什么“二元对立”蔚然成风，倒是要害怕丧失底线闹成糊涂一塌。

这次再版附加了一些短小的作品，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出《柏慧》一书的缘由，为了找出其写作精神的连贯性。

长篇小说

柏 慧

第一章 柏 慧

.....

已经太久了，我们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互通讯息。也许过去交谈得足够多了。时隔十年之后，去回头再看那些日子，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心情。

.....

午夜的回忆像潮水般涌来……我用呓语压迫着它，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。

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。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

仔细看看你。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——失望了吗？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，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。十几年前大学校园里那个瘦削的男生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，真没有准备。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。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。

你说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。你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，正该是好好安定自己的时候，却突然去了穷乡僻壤。这真是一种无聊的消磨，大概会很痛苦的。

其实对比起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，这儿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它起码不那么嘈杂，早晨一睁眼看到的不再是浩浩人流、拙劣的建筑物。我呆在自己的葡萄园里，葡萄园当中有座小茅屋；我们四周的篱笆上爬满了豆角蔓子。园子里有一眼旺旺的水井，水的味道像矿泉。我就守着这眼井过了这么多年，用它的水沏茶。平常干些园子里的活儿，我有几个最好的帮手。这样过下来，我并不太想城里。

我盼望梅子与我有个同样的抉择，也盼望在这儿迎接我的一些朋友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这儿可不能说是穷乡僻壤。它处于有名的登州海角，而这个海角从古到今都值得好好记叙。比如说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到过这里，那个为他采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徐芾（福）就是这儿的人。海角上至今仍有不少东巡遗迹，有无数传说。

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，一呆就是好几年。我感受着我的海角——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，或我是它的。我开始能够好好地、从头至尾地想想我自己、我所经历和感到的一切了。

我在这期间想得最多的就是你，以及与你连在一起的那所地质学院。它是我的母校，我的另一个出发地、我的一个港。你们今生都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。

在这个午夜，我仿佛听到了你的询问：从头开始吗？我感激你遥远的注视，从心里感激。

从头开始——开始吗？

我一时无法回答，只是充满了感激。我好像已经开始了。

初来这儿时，我对梅子说：我正在从头开始。梅子对此并不支持，但认为可以试一下。她默默承受了。她知道人已经到了中年，再不试一下就来不及了。我因此而感谢着她。

你现在是独自一人了。那位小提琴手使你失望了。但他的确是个天才，我这么想。

保重自己吧，柏慧。

不要忘记春天，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……

二

这个夜晚大海的潮声可真大。我们的葡萄园离海岸只有两公里远。睡得太晚了，半夜又被潮声弄醒，就索性起来做点别的。

一连几天涂抹，转眼写满了又一个本子。我记下的都是自己隐秘的声音，我把只有自己才能够识别和捕捉的声息尽收其中。你过去曾嘲笑我一心想成个“行吟诗人”——那时我大言不惭地领受了这个称号，骄傲着它所赋予的一切意义；而今我有点胆怯了。我懂得那顶桂冠可不能随便往头上戴。我只配称作歌手——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自言自语的“歌手”，一个倾诉不停、用歌声迎送时光的人，一个足踏大地的流浪者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

你、还有很多朋友，常常埋怨我背叛了自己的专业，背叛了地质学。我只有在埋怨中不吭一声。不是我同意了这些指摘，而是我在它所包含的那份沉重面前只能缄默。

大概他们没有想到“背叛”这个词儿有多么重的分量。你的小嘴儿一动一动也吐出了这个词儿，挺刺人的。可能你不知道，我一生都

在警惕着背叛——我看到、我经受的背叛太多了。生活有时简直是由背叛织成的！我在长夜独守的时刻，在轻声吟哦的时刻，心中常常涌动着那么多的憎恨与温情，泛起着无法推开的自谴……好了，这样会越来越说越远的。让我谈点别的吧。

今天我在剪葡萄藤蔓时，看到一串串米粒似的小花束，一下就想到了丁香花绽开之前的形象。我坐在树荫下好久。一个满脸胡茬的人有多少机会享受这种由痛楚和怀念、温柔和决绝组合而成的幸福时光？只有你才能体会我那一刻的心情。

我怎么会忘记那所地质学院？它出现在我生命的转折点上，而且我一辈子也不会有那样奇特的遭遇了。回顾这些的时候，我对你的怀念和感谢超过了一切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冲动和激愤。我甚至在设法原谅你的父亲，试了试，很难。他当时差点儿废了我的学籍，一家伙把我赶回那片大山。

你的父亲比所有的父亲都要严厉，虽然他后来穿上了背带裤子，越来越像个学者了。

你对他还像过去那样害怕和畏惧吗？你现在离开了他，搬到别处住，这未必是件坏事。可是你将来还应该回到他的身边，他以后大概需要别人的照顾。过去我把他当成了那一类人：骄横了一辈子，一辈子都要骑在别人头上。现在看他也很可怜。

一个人长大了一点很重要，这样他才会冷静一些，好好地瞧瞧自己，也瞧瞧以前的敌人。

我梦中老出现一个叼着黑色大烟斗的人，他笑咪咪地叉开腿站在前方。因为他挡在那儿，我就不由得要一次次悄悄地退回……这条路就通向我的地质学。我曾那么热爱自己的专业！柏慧，你知道，你的叼着大黑烟斗的父亲阻挡了我，伤害了我。我是在他的面前退却的。

毕业了——总算熬到了毕业，让人松了口气。我有幸被分在那个著名的○三所里，巍峨森严的一座大楼让我屏住了呼吸……可是命中

注定似的，在这儿我又遇到了一位跟柏老差不多的人。我怕极了。我竭尽全力躲着他、他们。可这是躲不开的。我最终还是在心里做了个痛苦的决定，干脆放弃地质学吧。

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杂志社。

结果你知道，这同样是一次很不成功的逃亡，我后来还是不得不狼狈地离开。恰好这时赶上了辞职风，我就辞掉了公职——背上背囊，沿着黄河向东，再从黄河入海口继续走下去……我翻过了那片从童年起就让我入迷的大山，一直走到了我的出生地：登州海角。

在一片葡萄园里，我把背囊卸了下来。

这之前我总是寻找着区别——区别于那座地质学院、那座城市的地方……没有区别。到处都一样。

只有在这片原野上，我的双眼突然一亮。我又看到了辽阔的海滩、大海，稀稀疏疏的人流。这儿再也没有那么多灰色的楼房，到处都绿蓬蓬的，一片生机。这就是我母亲般的原野……

落脚之后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家搬过来，但我失败了。梅子舍不得，因为她出生在那座城市，她与我不同。而我就出生在这片原野上的海滨小城，出生在登州海角，我与她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。

于是我一个人，赢得了静思的机会。

人哪，人的一生总是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你是否走入了自己的静思？让一片喧嚣从耳畔退开，一个人安静下来，度过一天又一天、一夜又一夜？你的居所附近没有大海，于是你听到的不是海潮，而是如海潮般细琐无边的市声……

三

这片葡萄园啊，它是我的什么？它让我如此心甘情愿地操劳，让

我绞尽脑汁。不用说，几年来我都在当它的忠实仆人，照料它，安慰它，有时像哄一个孩子。它越来越娇气，动不动就生病。我在这年夏天几次累倒，那些好帮手也给弄得精疲力竭。不过我们都没有一点怨言。

你该熟悉一下拐子四哥夫妇了，还有小姑娘鼓额。四哥是很早以前从一座兵工厂回来的，六十多岁了。他的左腿因公受伤，我从认识他的那天起，就看到他走路一拐一拐。我从小就记住了海滩上这个一拐一拐的身影，并亲近着他。这一回他与我一起侍弄这片园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他的老婆叫响铃，胖胖的，小他二十岁，一天到晚只知道笑，几乎不懂得忧愁。他们夫妇没有儿女，待我像亲人一样。我在这儿真的感受到家庭的幸福——我想起了早已去世的亲人，我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外祖母……很难说不是他们在冥冥中把我召唤到这里。我呆在这片原野上，觉得心和身都离他们近了。

鼓额是四哥从远处的村子里雇来的民工。她刚来时只有十七岁，可看上去连十五岁也不到，瘦瘦的，只突出了那个鼓鼓的额头和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。她显然没有发育好。我去过她的家，真是穷得令人难以想象。这只是平原上的普通人家。

我有时必须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这片园子。你如果亲眼看到我的这些朋友是怎么对待它的，就会像我一样去做。他们从来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——连小鼓额也不例外。这个长了黑红色皮肤的小姑娘内向极了，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。她只在默默地做活。不过她的那双眼睛可以表达一切。太阳下她都不戴一顶草帽，整个夏天都是这样。这会儿她给烤成了一块小红薯。

这儿还有四哥带来的一只护园狗，叫斑虎。它栗色皮毛，灰蓝色的眼睛，长了长长的金色眼睫毛。谁都不会怀疑它的聪慧；它只是操着特殊的语言而已。我有时长时间地注视它，看着它善良而纯洁的面容，忍不住一阵阵羞愧。

真的，从品质上而言，我们许许多多人都不如一条狗。它那么憨厚、忠诚，当然也很勇敢。它们身上只是缺少某种东西，比如自信和独立性——这很致命。这种缺失使它们处于人类的永远奴役之下。

我们最焦急的就是葡萄的销路。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，不然秋天就要哭鼻子了。我们特别倚仗东部小城的葡萄酒厂。

你现在愉快些了吧？多么想念你。

我常常记起你不愉快时的样子——不要不愉快，因为忧愁从来没有用处。

四

你大概常常见到那位大胡子老师吧？你知道在校时我们关系非常密切，无话不谈。在我当年最苦恼的时候，就是他好好安慰了我。我们十年里都保持着联系。他现在把信寄到了葡萄园，还许诺有机会来这儿看看。真想念他！我平时只称他为“老胡师”。

老胡师有些地方像你，对我离开那个著名的〇三所深表遗憾。他在那儿有个同学，还有两个学生，并且关系不坏。他们常因业务关系到学院去，讲了很多所里的事情，多少给他造成了误解。他听得多了，并不认为讲那些话的人品行不端，反而真的一度对我有些生气。

我们那一段来往信件都是唇枪舌剑。因为我被看成了一个不够安分守己的人；不仅如此，而且还有些骄傲、有些其他的毛病……我可能在激动中忘记了自己“学生”的身份。冒犯了他。我后来向他补写了一句话——那是苏格拉底的吧？“我爱我师，但我更爱真理”。

好一段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。我担心他生病。你能否了解一下他的近况？请转告他：我非常想他。

请不要给我什么了——我收到的已经够多了；我是说你给予我